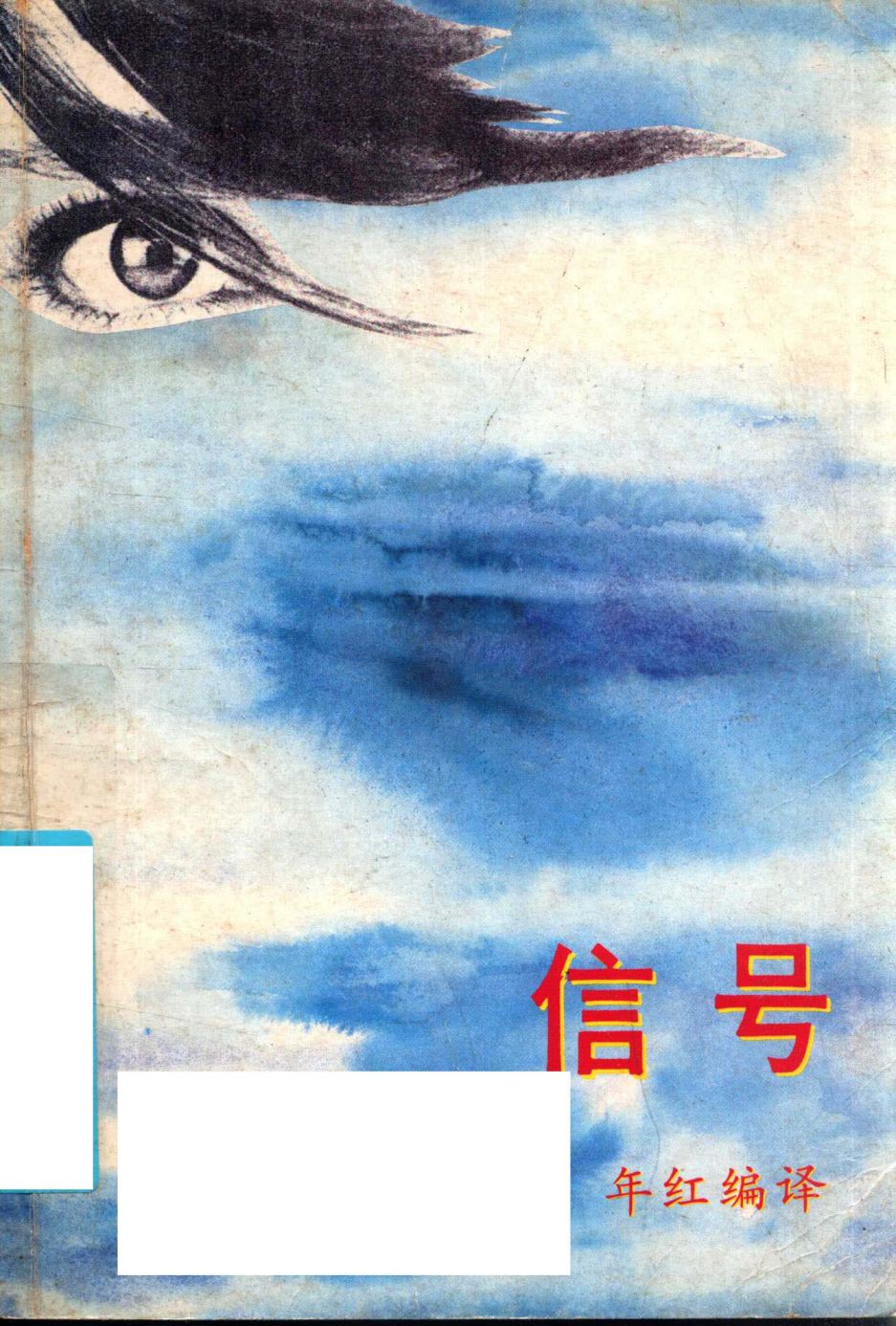




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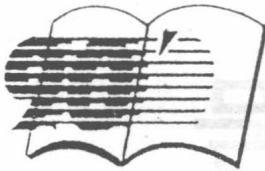
年红编译

信号

马来短篇小说选

年红编译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②⑩

ANTOLOGI CERPEN MELAYU

Cetakan Pertama – Jun 1992

*(Sebahagian Kos penerbitan buku ini
dibiayai oleh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信号

封面设计：张尚峥

编译者：年红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Tel: 03-2745388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6270699 Fax: 03-6270761

总经销：艺青出版社有限公司

PENERBITAN SENI HIJAU SDN. BHD.

No. 37, Jalan Perajurit, Taman Ipoh Timur, 31400 Ipoh,
Perak Darul Ridzuan.

Tel: 05-579570, 05-579571

版次：一九九二年六月初版

定价：M \$6.00

版权所有

编译者年红简介

原名张发，毕业于日间师训学院，目前为华文小学校长。课余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及活动，现任南马文艺研究会会长，国家语文局各民族作家活动咨询委员，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副主席等职；并曾任马来西亚国语研究协会总秘书，马来西亚写作者（华文）协会副主席。

一九七一年荣获第一届“首相敦拉萨文学奖”，一九七八年及一九八二年曾两度获得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儿童文学奖”；一九七八年及一九八五年两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联合会颁发“散文优秀奖”一九九一年荣获台湾“民国八十年华文著述奖”；一九九一年获福联会“优秀小说奖”。

著有：

- | | | |
|-----------------|-------|--------|
| 1. 鸿沟 | 小说散文集 | (1961) |
| 2. 黄瓜公主 | 寓言故事集 | (1962) |
| 3. 舞会 | 短篇小说集 | (1968) |
| 4. 夜医生 | 短篇小说集 | (1972) |
| 5. 学生剧场丛书 (十二册) | 广播剧本集 | (1976) |
| 6. 狮子和老虎 | 寓言集 | (1977) |
| 7. 河边的黎明 | 童话集 | (1977) |
| 8. 他们三个 | 童话诗 | (1977) |
| 9. 播种的人 | 广播剧本集 | (1977) |
| 10. 扑满破了 | 翻译小说集 | (1977) |
| 11. 文坛漫步 | 散文集 | (1979) |
| 12. 最后一趟巴士 | 短篇小说集 | (1981) |
| 13. 小飞侠 | 广播剧本集 | (1984) |

14. 只为一笑集 (上下册)	笑 话 集	(1986)
15. 爸爸的金龙鱼	儿童小说集	(1986)
16. 外公的红跑车	儿童小说集	(1986)
17. 我是哥哥	翻译小说集	(1986)
18. 为新一代开创文学新天地	散 文 集	(1986)
19. 马来童诗 14 首	译 诗 集	(1987)
20. 只为一笑集 (三集)	笑 话 集	(1987)
21. 秃佬的故事	寓言故事集	(1987)
22. 田鼠搬家	现代寓言集	(1987)
23. 魔 轮	儿童小说集	(1988)
24. 孔雀开屏	寓 言 集	(1988)
25. 睦邻的故事	翻译儿童小说集	(1988)
26. 黄金树	儿童诗集	(1988)
27. 生活中的润滑油	笑 话 集	(1988)
28. 春游日本	游 记	(1988)
29. 爸爸的老师	广播剧本集	(1988)
30. 一把小剪刀	广播剧本集	(1988)
31. 哥哥的彩色笔	广播剧本集	(1988)
32. 一把大雨伞	儿童小说集	(1989)
33. 魔 瓶	马来西亚民间故事	(1989)
34. 石船山	马来西亚民间故事	(1989)
35. 小 草	童 诗 集	(1989)
36. 龙	童 诗 集	(1989)
37. 亲善剧场	教育广播剧	(1989)
38. 初冬游宝岛	游 记	(1989)
39. 只为一笑集 (四集)	笑 话 集	(1989)
40. 天下儿童笑一笑	笑 话 集	(1989)
41. 断线的风筝	马来儿童小说	(1989)
42. 信 号	马来短篇小说	(1992)
43. 少女图	微型小说集	(1992)

序

语文局文学发展组主任
阿育·雅明

在现代马来文学发展过程中，短篇小说应是够热门的了。比起长篇小说、诗歌和戏剧来，短篇小说成长得更早。由于短篇小说的流行，促使许多作者参与了短篇小说的创作。显然地，很多作者是在尝试写长篇小说之前，先写短篇小说。

年红（张发）先生所编译的这本短篇小说选集收入了十位著名马来作家的十篇短篇小说。其中大部份作者可说是短篇小说界的精英。像克里斯·玛士、阿连纳·华迪、阿纪吉、已故威再耶·玛拉和安华·利端，无疑地都是短篇小说界的顶尖人物。实际上，他们也以长篇小说家的身份扬名文坛。虽然他们是在不同的阶段致力创作，但是，他们所触及的时代思潮和问题肯定是基于所处的马来社会为根

基。

阿都拉·达希、已故哈斯诺·阿都哈利和阿末加心·英路虽不是多产作家，不过被选入这本书的作品也属佳作。除了阿都拉·达希，我们已难得再读到阿末加心·英路的新作。而哈斯诺·阿都哈利则已作古。

另外，乌斯曼·阿旺和西蒂哉顿·依士迈两位作家的作品也被选入。其实，这两位作家在诗坛上更享盛名。众所皆知，乌斯曼·阿旺的浪漫诗篇和剧本更令他光芒四射。他所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大部份是反映了他在国家陷入紧急状态时期的情景。西蒂哉顿·依士迈是位女画家，她最先是写诗的，不过，她也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并曾在1984年出版《Sri Padma》和在1988年出版《Attar dari Lembah Mawar》短篇小说集。

我深信，通过这本短篇小说选集的华文版本，华文读者将可从这些知名作家的作品中获取马来西亚社会的多采生活面貌和经验。这将有助于促进和加强我国多元种族社会的了解和友谊。

最后，我谨代表国家语文出版局，向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南马文艺研究会和编译者年红先生致以敬意。由于他们的努力，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语文局经常都在协助所有良好的意愿去塑造团结和安宁的马来西亚！

编译者的话

在下定决心要为马华文坛与马来文坛之间的沟通工作上扮演一个角色时，最先做出的便是翻译马来文学作品。起初，我译写一些马来民间故事及少儿小说。当七十年代马华少儿小说处于“冬眠”状态时，我积极翻译少儿小说，除了向读者介绍马来少儿小说的快步起飞情况，也期望马华文坛出现杰出的少儿小说作品。后来，我认为也应该把马来作家的优秀和特出的作品介绍给华文读者，于是便陆陆续续地选译了一些我个人认为值得推荐的短篇小说。这本书所收入的十位作家的十篇作品便是在那段时期翻译出来的。

从这十篇作品可以看出马来小说家的创作手法是多样化的；而他们的生活面也是广阔的。在不同时代的作品，显

然有不同的思潮和创作技巧。无疑地，从他们的各自优点可以反映出马来文坛“百花齐放”的美景！马来作家笔下的内心感受和社会面貌，都为作品增添了生命力，而明确的主题则给社会一个启示。从十位老、中、青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刻划的不同时代背景，更可以体会出他们对时代的感受。他们在文学创作历程中，一面是受到特有的环境培育，充份发挥了畅所欲言的愿望；一面又能以自己的艺术观从事本身所追求的写作路向。因此，马来小说的发展是相当多采多姿的。

在这十位作者当中，虽然不能完整地反映整个马来小说界的概况；但是，这些作家都可称得上是短篇小说界中有着相当成就的名家和新秀。其中三位：克里斯·玛士、乌斯曼·阿旺和阿连纳·华迪都荣获“国家文学奖”（Anugerah Sastera Negara）。

过去，在语文局的各民族作家活动咨询委员会上，我曾受邀在《文学月刊》（Dewan Sastera）写专栏，报导和译介马华文学界的活动，以及华文报章每个月份的文艺副刊内容；并曾在文学晚会上朗诵马华诗歌和演译马华小说。1988年11月11日，也曾在福隆港举行的“各族文学交流会”上向马来作家提呈了《马华文学的现况》，介绍马华文学的发展概况。在文学交流的工作上，我已略尽棉力；而《信号》的出版，应是我在介绍马来文学方面的另一项交流工作。

我十分感激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给予《信号》出版

的机会，也要感谢语文局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为我解决了联络原作者的问题，并提供部份印刷及版权费。阿育·雅明 (Sdr. Ayob Yamin)、吴岸、吴恒灿、方理和李子平诸友的协助，使这本书顺利出版，在此一併致以谢忱。

年红

1992年开斋节

目录

序	阿育·雅明	iii
编译者的话	年红	v
信号	阿都拉·达希	1
战后	安华·利端	11
猫儿大会	阿连纳·华迪	25
一个杂役的誓言	克里斯·玛士	49
一个妇人的死	乌斯曼·阿旺	57
父亲	阿纪吉	69
德士阿末	哈斯诺·阿都哈利	79
住屋	威再耶·玛拉	93
没星星的夜晚	阿末加心·英路	103
花	西蒂哉顿·依士迈	111
原作者简介		119

信号

阿都拉·达希

当我刚刚睁开双眼时，我觉得手背在发疼，迅速地，我的视线便停留在手背肌肉上刺着的针头上。那支针衔接在一条透明的白色塑胶管上。我的眼睛，注视着手背肌肉如何被插上那支针，那里正用贴布和深红色厚布包扎着塑胶管的另一端，接在悬挂于床头铁钩上的十寸高白色塑胶瓶上。接着，我的注意力移向那塑胶瓶里一点一点滴入管里的水。而那水正通过针孔，从我的右手背渗入了我的躯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水，不过，我猜得出，那是因为我的体力已经耗尽，而那水，可能是加了葡萄糖。臀部的右边肌肉有了阵痛，我感觉到痛处有血迹，于是，我猜想，那儿是打过针了。

“看来，他已经醒了。”我听到有人这么说。我想辨

认出那是谁的声音。很明显的，那不是妻子的嗓音。大概是紧急病房里的护士或是医生的声音吧。或许这是另一种房间，我无从确定。但是，当我仔细地向四处观察一下之后，我发觉那不像一间病房。可能只是个临时性的病房吧。甚至，连我本身现在哪儿治疗，我都不能肯定。是在诊所？或许是在医院？然而，是哪一间医院呢？

我不大觉得疲倦，但是我渴极了，饿极了！我还记得，我能说出“水”来，可是，没一个人把水送过来。饥饿正干扰着我的大肠小肠；而口渴，像在撕裂我喉咙里的每一寸肌肉。“水！”水还是没送过来。我的太太呢？水！那些被誉为有礼而有效率的护士又上哪儿去了？水！人呢？我的儿子呢？我的好友呢？那些常和我一块儿在食堂用餐的好伙伴呢？心爱的人，在哪儿，我的妻子，在哪儿？水呀！

我越是感到饥饿了！而喉头越是干燥和痛苦！到底我现在处身于什么地方呢？我肯定，我现在是在一个被称为病房的所在，病人留诊的地方。或许我刚从手术室出来。自从被安置在这里，我对什么事都无从肯定了。只有饥、渴是我所能肯定的。不过，我并不疲倦。我的头还是很重，很晕。我的视线还很模糊。耳鼓里还在嗡嗡作响，依稀听到一些声音。

我能记起的，该是那阵晕眩，接着是不停的呕吐。那当儿，我正在办公室里的桌上写作。我还记得，那时是早上十点三十分。我仍能记得，那天是星期一，八月十七日。

印度尼西亚人怎能忘了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庆祝独立的日子！我听到了脚步声，那声音好像护士穿着的布鞋底踩踏在铺着胶席的石灰地板上。或许，他是拿水来给我的吧？或只是人们走过的脚步声而已？水！

“又睡着了。”是个女人的声音，她一定是在对着另一个人说话。不，我已经醒啦！他，或者他们却不理会我的回答。也许是我说得轻了，我必须重覆一次：不！我已经醒啦！我到底在什么地方？他，或者他们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话。我失望得很，因为我得不到应有的待遇。他，或者他们怎能说我又睡着了，而我明明听见他，或者他们所穿的布鞋的踩踏声。我说我要水喝，我口渴！我自觉得嗓子已是够响亮，够粗野的了，简直是没教养和很失礼的。

“有拿他的尿吗？”有个嗓音这么地问，我猜那该是个男医生，因为那嗓子又粗又高。“没有！从一点到现在，他还没醒过呢！没睡前，他总说没尿，他撒不出尿，是因为体内的水份全都呕出来了。”这声音肯定是护士的嗓音。那医生没回她的话，只用命令式的口吻说：“要是他睡了，记得要拿他的尿。”奇怪，怎么没回一声“是”？

其实，我已经醒过来了。但是，为什么四周海蓝色的布和这张病床却会单独的在这儿？多少次了，我想睁开眼睛，而我所见到的总是海蓝色的布，我的双眼感到舒适而迷惑在风扇吹动下轻飘的柔布中。那片海蓝色使我迷失在另一个境界里。

去年的十二月。如果说得更清楚，应是十二月十日，

我曾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围在那柔软而又洁净的，每周换过一次的海蓝色的布中。在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头，围着那海蓝色的布的日子里，使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的写意。把日常工作抛去一旁，好像讲课啦，在讲堂上和大学生交换意见啦，阅读，审查入口新书，在职员食堂里花去一两个小时啦，回答电话的询问，会见督学啦，读书读书读书，写作写作写作，打字打字打字；不知不觉地，一天又一天地老了。如果过去爬上楼梯去见教授而一点儿也不喘气，现在可不行啦，如果从前双眼明亮，现在可就没眼镜不能驾车了！如果过去一口气儿能晨跑五六哩路，现在呀医生要说不行啦！难道这些不都是警示灯，说明真主就要把所赐予的一一取回吗？

难道这些正是一种迹象，一个信号说明真主快把一切都召回了？要是能有所领悟和醒觉，那就很幸运了。可是，我自个儿也不了解，这一回的倒下，和上一回十二月十日的倒下，是不是同一回事儿，是一种信号？果真是给了这么一个信号，是不是说明生活的路程已快到了终点？虽然那空弹的响声只是竞跑者的起步信号。到底那枪声响起了没有？到底那场赛跑开始了没有？

试想一下，凌晨两点的熟睡中，突然间的一场咳嗽呕出了惊心的鲜血和整碗的淤血和血块。试想一下，那不是很不平常的事儿吗？难道那不正是个千真万确的信号，如果连这么样儿的信号都不理解，那名为人类的东西岂不是太愚蠢了？不是吗？其实正如妻子所问的：我们都过了

午时，却还没行午祷，而今已近黄昏的祈祷时分了，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的旅程不是去了一半啦？完全正确。不错，我从不否认这一点。

脑海里不禁泛起了无限的懊悔，懊悔不曾充实自己；懊悔不曾做到应做的功迹；懊悔不曾作出贡献，哪来的收获？而今，行程已过了一半，终点正在面前。信号旗已经飘起……

如果要改变，你可以改变的。改变什么？你看轻我这个做丈夫的？你这么想，那是你的事儿！不过，这是我由衷的劝告：你能开始亲近清真寺吗？长久以来，我就不曾踏入教堂？你一直在看轻我。其实，这不只是在维护你做丈夫的尊严而已。实际上是死不认输的表现。其实，如果认错又有什么不对。对真理，错就是错。

如果你不肯改变，那就算了，但是，做为妻子的，我已尽了责任。

相信我吧，我们无从追求一切。我们也不需要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空间和时间都有限！时间在于我们实在太短了，太快了。不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中追求到所有的一切。我很尊重你爱惜时间的态度，我也尊重你勤勉的工作态度。但是，在这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应平衡一下，好让我们充实地生活在世间和时间当中。既然世界有千年的时光，这世界就不是一切都能追求得到的。我们是应量力而为——是应该求永恒的呀。我们既然只有有限的光阴，就得在永恒方面充实自己。

说得好，当我利用时间充实自己时，就有太多的斋戒、祈祷、义务施舍、赈济、朝圣。就是这些。怎样处理义款啦，怎样集体礼拜啦，怎样虔诚服务啦，为社会负责啦？唉！那已做得比别人好多了，有的人其实更糟哪。别人，别人；我们，我们。妻子说。妻子说的也是，她接着说：“坟墓分开，天堂永在一块儿；在未来的世界中的一切，决定在今世的修行。”

噢修行！都已四十岁了，还不知做了什么？都已经两次信号了，还不知做了什么？或许，唉，生活从四十才开始吧！

我还记得十二月十日那天，我躺在有轮子的病床上，如何被送进了手术室。我还记得，妻子迟到了，我被迫在同意书上签字。那是担保书，我倒是自己担保起自己来了：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自己负责！半个钟头之后，有轮子的病床动了，被推向那令人心惊胆跳的地方。我在自我压制，但是还是紧张得很。万一……唉！要是不省人事了，怎么办……而后……唉！修行还没完成，实践还未达致，时间诸多阻碍，无法平衡，太过于偏重世俗了。我记得如何进入了电梯，下堕，床被推动，来到了一扇门儿，我还来得及望一望那上头的“手术室”。这时候儿，我自问：我要动手术了？动什么手术呢？接着，我想起了被抬上有轮子的病床时，我换上的服装是多么的特别。那套衣服，在我进入二号B病房后三天里头，不曾见到任何人，任何病人穿上的。当推床工人把我推出二号B病房时，我就更加